

一個老師之死，一個編劇的誕生

角色

大弘 —— 生理男。編劇 / 教師。劇團發起人之一，現為某大專院校的專案教師。

一顆（易軻） —— 生理男。劇團發起人之一。

粒麗 —— 生理女。劇團團員，為這次排練的演員。

雪妮 —— 生理女。劇團團員，為這次排練的演員。

蔡安 —— 生理男。劇團團員，為這次排練的演員。會操偶。

回回 —— 生理男。劇團團員，為這次排練的導演。

小腰 —— 生理男。劇團團員，為這次排練的排演助理。會操偶。

第一場

舞台上燈全暗。

大弘上，他一手拖著行李箱、一手拿著手電筒，逐一照亮了舞台，可以看見舞台上排練場、教室、辦公室以及一個空的空間，這些場所被逐一照亮後又逐一歸於黑暗，最後光源照到一間套房裡。此時隱約可以聽到窗外稀稀落落的蛙鳴。

藉著手電筒的光可以看見套房裡有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簡易的書櫃，床上的被子和枕頭相當凌亂、書桌上放著一台沒有闔上的筆記型電腦、書櫃裡放著多本戲劇相關的書。牆上掛著幾張照片，是大弘和幾個人偶笑得很開懷的照片。

大弘將手電筒放下，手電筒的光便一直照亮著套房。他將行李箱放在地上後攤開，行李箱裡面是空的。大弘開始仔細地收拾起套房內的東西，疊好被子、把筆電闔上後收進行李箱；接著他把書櫃裡的書拿了起來，本來打算要放進行李箱，遲疑了一會兒之後又放回書櫃。他把牆上的照片收進行李箱後把行李箱拉起來並上鎖。然後他打開牆角的一個紙箱，紙箱內是滿滿的橘子，他拿起一顆橘子，坐在行李箱上剝開橘子吃了起來，此時手機鈴聲響起，他沒有接。

以下獨白在手機鈴聲中開始，過程中手電筒也開始閃爍。

大弘：他死了。(頓)他可能是死了。一年前的今天，還是昨天，還是差個幾天，總之，一年前，他從台北搬來，到了這個地方，租了這一個小套房，在離他上班的學校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成為一名專案教師。

此時，蛙鳴聲愈來愈大聲，夾雜著手機鈴聲。他瞪著窗外，和蛙鳴對峙了很久。蛙鳴漸弱，手機聲停。燈暗。

第二場

排練場（整個舞台均是排練場，第一場的場景已撤下）。

幾個演員在場上暖身和暖聲，因而做出和發出許多怪異的姿勢和聲音。急促的滾輪聲由遠而近，大弘拉著行李箱氣喘吁吁地上場。

大弘：抱歉抱歉，火車誤點。

一顆：你怎樣，要出國喔？

大弘：是從地獄回來。

粒麗：你真的就這樣每週來回？好勤奮。

大弘：我無法待在那邊，所以週末一定要回來。

蔡安：你不是說你週末都要被叫去什麼招生博覽會發 DM 跟筆，這樣就不能每週回來了耶。

大弘：我還是有每週回來好嗎，一結束就立刻奔回來。而且豈止發筆，還有參加高中校慶，還有各種你想像不到的活動。

蔡安：（故意表現出渴望的樣子）有十八禁的嗎？

大弘：你都想像得到了，當然沒有。好了，趕快開始了。

大弘把行李箱放倒在地上然後打開，裡面很空，只有裝著一本書、一個水壺和小疊 A4 紙。

一顆：哇靠，你就裝這兩樣東西也要用到行李箱，這不是用塑膠袋包一包就好了。

大弘：我都這樣。

回回：你是要裝什麼東西回去嗎？

大弘：沒有。

粒麗：所以兩天之後你又要拖著這個空蕩蕩的行李箱回去？

大弘：對。

頓。

大弘：我就是要用行李箱，那才足以代表我有離開。

一顆：喔，你好……浪漫。

大弘：靠。

蔡安：我也覺得你很浪漫耶，我是真的這樣覺得的。

雪尼：儀式，這是儀式，我懂。

大弘：你不懂。

雪妮：你不懂我真的懂。

大弘：我不懂妳的懂。

粒麗：我們要不要開始了？

大弘：（拿出行李箱中那一疊 A4 紙，拿給小腰）我有印劇本出來給大家。

小腰將劇本分發給大家，每個人拿到之後坐在地板上，各自翻看著，大弘站在一旁。

蔡安：其實我覺得你這樣算不錯了耶，又能賺到錢又能繼續做戲，一年抵我們做劇場做十年。

雪妮：有嗎？

一顆：你認真要轉型當編劇？

大弘：嗯。

一顆盯著大弘看。

大弘：當然！都賣命去做田調了。

一顆：不導戲了？

大弘：也沒有不導了，就是——

雪妮：七年。

大弘：什麼？

雪妮：你賺一年可以抵我們七年，沒有十年。

大弘：什麼啦！

蔡安：那你賺得比較多，我要抵十年。

雪妮：你的話應該不只。

蔡安：煩耶你！

蔡安作勢打雪妮，兩人在那邊追逐著。

一顆：所以你不導戲了？

大弘：……我沒有不導。（頓）對，我先不導了。我的劇本就麻煩你了，回回。

回回：不要這樣說啦，我們一起努力。

大弘：努力導演嗎？先不用了。

回回：唉唷，其實你導了很多戲——

大弘：都沒有人知道——

一顆：幹嘛要別人知道，創作是自己的事——

大弘：總之，我想轉型了——

一顆：轉成老師？

大弘：編劇啦！

一顆：喔，我想說幹嘛做這麼無聊的轉型。

大弘：什麼無聊，教育是百年大業耶——

粒麗：我們到底要不要開始了？

頓。

回回：好吧，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大弘坐到地板上。

回回：大家有先看過大弘寄的劇本嗎？……沒關係，我們先讀一遍好了，冷讀就好。小腰你幫忙念舞台指示，一顆你念老師——

大弘：老師是女的。

回回：啊，那……那粒麗妳念老師。一顆你念主任，葵安和雪妮念學生。

雪妮：哪個學生？

回回：就所有學生都你們兩個分。好，那，請走。

小腰：舞台上燈全暗。老師上，她一手拖著行李箱、一手拿著手電筒，逐一照亮了舞台，可以看見舞台上排練場、教室、辦公室以及一個空的空間，這些場所被逐一照亮後又逐一歸於黑暗，最後光源照到一間套房裡。此時隱約可以聽到窗外稀稀落落的蛙鳴。藉著手電筒的光可以看見套房裡有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簡易的書櫃，床上的被子和枕頭相當凌亂、書桌上放著一台沒有闔上的筆記型電腦、書櫃裡放著多本戲劇相關的書。牆上掛著幾張照片，是老師和幾個人偶笑得很開懷的照片。老師將手電筒放下，手電筒的光便一直照亮著套房。她將行李箱放在地上後攤開，行李箱裡面是空的。老師開始仔細地收拾起套房內的東西，疊好被子、把筆電闔上後收進行李箱；接著她把書櫃裡的書拿了起來，本來打算要放進行李箱，遲疑了一會兒之後又放回書櫃。她把牆上的照片收進行李箱後把行李箱拉起來並上鎖。然後她打開牆角的一個紙箱，紙箱內是滿滿的橘子，她拿起一顆橘子，坐在行李箱上剝開橘子吃了起來，此時手機鈴聲響起，她沒有接。以下獨白在手機鈴聲中開始，過程中手電筒也開始閃爍。

一陣沉默。

回回：粒麗，該妳了。

粒麗：先等一下，我是覺得，這個舞台指示也太長了，有點太……

一顆：囉嗦。

粒麗：也不是啦，就有點……嗯……

大弘：會嗎？

大弘拿起劇本看著，突然手機鈴聲響，響了幾聲大弘才驚覺是自己的手機，走到放包包的地方把手機拿出來，看了看手機來電，蹙眉，直接掛掉。

大弘：那這裡我再回去想想。還是你們先往下讀？

回回：對，我們先往下讀。

粒麗：她死了。她可能是死了。一年前的今天，還是昨天，還是差個幾天，總之，一年前，她從台北搬來，到了這個地方，租了這一個小套房，在離她上班的學校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成為一名專案教師。

小腰：第二場，空台。Spotlight 打在老師身上。

粒麗：我常常在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如果我那一天，沒有在大便的時候滑手機看到那一則徵人訊息，如果我去面試的那天出個什麼小車禍，如果我一發覺不對勁就說不好意思我不幹了，如果……如果有任何一個如果成真，我現在就不會淪落

到這個地步。你根本可以說我是行政人員，是業務員，或是打雜的，總之就是跟教師沾不上邊。沒有人在意我的教學品質和內容。神奇的是，他們覺得我不需要備課，每個在這邊的人都不需要備課。一提備課，就會遭受到異樣的眼光。他們每天咄咄逼人的，是學校哪些資料還沒有交，那些資料真是見鬼的根本就是堆到垃圾資料庫裏面將來給教育部看爽的；還有就是逼我哪些評鑑資料要趕緊準備，所謂準備就是要營造出完美的假象，不然真實的哪能看；還有就是逼我要隨時回覆家長各種瑣碎的要求，他們竟然說得出口說面對家長我們就是服務業——

手機鈴聲響起，獨白被打斷，大弘趕緊衝去把手機關成震動。

一顆：誰啊？

大弘：還能有誰，還不就那些人。

回回：你要先回電嗎？我們可以等你。

大弘：不要。繼續。

回回：ok……那粒麗妳繼續。

粒麗：喔。還有就是逼我要隨時回覆家長各種瑣碎的要求，他們竟然說得出口說面對家長我們就是服務業。還有逼我招生，我要想辦法連絡那些還沒入學的高中生，跟他們搏感情、日夜噓寒問暖，我就像直銷一樣到處打電話推銷產品，跟他們說這個太棒了，一定要買不然錯過可惜。奇怪那我當初為什麼不去做直銷就好了？他們總是說，如果你沒有拉到學生小心你的工作不保，如果你沒有準時交資料小心學校會問，如果你沒有通過評鑑小心整個系滅掉，但是我從來都沒有聽到他們說，你的教學狀況怎樣？需要什麼資源嗎？在這裡，討論教育、討論理想、討論高度，是徹徹底底的笑話。我看著他們不討論教育、不討論理想、不討論高度，於是我也是個徹徹底底的笑話。這些笑話，教育部一定聽過，說不定就是教育部搞出來的，就不知道他們自己看了到底笑不笑得出來，但他們不論笑不笑得出來，都是個笑話。

小腰：第三場，辦公室。他在打著電腦，敲門聲。主任開門進來——

一顆：誒，那個——

回回、大弘：怎樣？

一顆：剛剛那一段——

大弘：怎樣？

一顆：是怎樣？

大弘：獨白啊。

粒麗：呃，這好……好直接，比較像去教育部前面抗議的行動劇……

一顆：有些行動劇也不這樣演了。

頓。

一顆：(看大弘) 你要怎麼導？

大弘：這要問導演。

回回：我？我……我是想說我們先讀完再——

一顆：你要怎麼導？

大弘：我沒有要導。

一顆：我說如果是你導你要怎麼導。

大弘：我說了我沒有要導。

雪妮：什麼時候輪到我們？

一顆：什麼？

蔡安：你先不要打斷嘛，整個讀過一遍再來討論嘛。

雪妮：對啊，我們學生一個字都還沒念到，你就一直打斷一直打斷。

一顆：我主任也一個字都沒念到，拜託。

大弘：你是不是覺得我劇本寫很爛？

一顆：也不是到很爛，就是……我很好奇你會怎麼導。

大弘：我說了我不導戲了。

回回：(打圓場) 這樣啦，我突然想要直接排戲了，我們就直接玩玩看，反正第一次嘛，當作是暖身，齁？

大弘：我沒意見，導演說了算。

回回：好，那……那我們直接從第一場，呃……第二場，呃……就從這一場開始好了。

(對小腰說) 你去把場上佈置成辦公室，(指著劇本) 就按照劇本上面寫的。

小腰：好。

小腰立刻衝上去佈置，蔡安和雪妮也去幫忙，他們用幾個 cubes 堆成辦公桌，再擺上一張椅子。

小腰：好了。

回回：好，那粒麗、雪妮跟蔡安請上去，你們就拿著本子上去直接排，看想要怎樣詮釋就直接演。

粒麗、雪妮、蔡安上場。粒麗表演在整理辦公室的樣子，雪妮和蔡安跑進來。

雪妮、蔡安：老師！

粒麗：(嚇一跳) 嗨……你們是？

雪妮：老師，我們是你的導生，他是我男朋友，也是你的導生。

蔡安：老師好！

粒麗：你們好啊！你們叫——

雪妮：老師，你這學期新來的嗎？你為什麼會來這邊教書啊？你要教我們什麼啊？你住在附近嗎？

蔡安：你不要一直問老師問題，人家沒有要回答你，一直問一直問。

蔡安甜膩膩地親了雪妮。

雪妮：你幹嘛！

蔡安：拜託，劇本上面寫的啊。我又不想，我對女生沒興趣。

雪妮：現在只是讀劇而已，你就直接親，你——

大弘：好了啦，其實你們兩個演起來也很怪，不像學生。

雪妮：哪裡不像？

大弘：我也說不上來，就有一種硬要裝青春無邪的樣子。

雪妮：你這樣對演員說話，很殘忍耶。

大弘：我不是說你們演技不好，是那種氣息，我也說不上來……

回回：沒……沒關係，我們先跳過這一場好了，先排下一場吧？（翻劇本）下一場是……
是主任和老師的戲，一顆和粒麗。

一顆和粒麗翻看著劇本，嘴裡默念著劇本上面的台詞。

大弘：還有，太大了。

回回：什麼？

大弘：辦公室太大了，要很小，這樣太……太舒適，太寬敞了。

小腰：喔。

小腰跑上去把 cubes 和椅子擠在一起。

回回：ok 了齣？那我們開始囉。

粒麗走到椅子處坐下，開始做出看書寫筆記的無實物動作。一顆大搖大擺地走上場，做出敲門的無實物動作，小腰同時模擬敲門聲：「叩叩叩」。

粒麗：（輕聲細語地）請進。

一顆做出打開門接著甩上門的無實物動作。

一顆：（粗聲粗氣地）陳老師。

粒麗：（立馬站起身來，謹小慎微地）主任。

一顆大搖大擺地環顧四周貌。大弘和回回說了幾句悄悄話。

回回：那個，等一下，劇本裡面有寫，這是一個很狹小的辦公室，所以一顆你可能不能走得這麼自在。

一顆：喔。

一顆退回去幾步，重新走進來，接著粒麗和一顆開始模擬在狹小空間左移右挪、卡來卡去的狀態。

粒麗：（謹小慎微地）主任，您坐您坐。

一顆：（粗聲粗氣地）不不不不不，陳老師您坐您坐。

粒麗還是站著，一顆也挺著肚子站著，兩人都沒有坐，面對面貼得很近。

粒麗：（謹小慎微地）主任，有什麼事嗎？

一顆：（粗聲粗氣地）你在備課啊？嘎？

粒麗：（謹小慎微地）是啊。

一顆：（粗聲粗氣地）這麼用心。

粒麗：（謹小慎微地）應該的，我才剛來……

主任：（粗聲粗氣地）是這樣的，你才剛來，可能不知道，我們學校除了教學品質之外，行政也是非常重要的。最近——

大弘：先停一下。不好意思我不應該一直喊停，可是因為劇本是我寫的，我設定的主任不是這樣的，然後粒麗你這樣太 **stereotype** 了，就是一副很典型的菜鳥的樣子，但是這個老師是有骨氣的，不然也不會走到後面那個地步。

粒麗：喔，好，那我再調整一下看看。

一顆：那你設定的主任是怎樣？

大弘：一個看起來溫良恭儉讓的人。

一顆：真假？我每次聽你抱怨成那樣，還想說我剛剛演得會不會太平淡了。

大弘：他其實不壞，算是個好人，但是在這個醬缸裡被泡壞了。

回回：你現在是在講你們主任還是劇本裡的主任？

大弘：（頓）總之，這個主任一開始態度很好，然後就是在這種好聲好氣的態度包裝下極盡剝削之能事。

回回：這樣啊，那我們就照大弘說的那樣再來一次，從對話開始就可以了。

粒麗和一顆回到一開始兩人對站的位置，兩人改變身體的姿態。

粒麗：（有節操地）主任，您坐您坐。

一顆：（鞠躬哈腰）不不不不不，陳老師您坐您坐。

粒麗直挺挺地站著，一顆一直鞠躬哈腰，最後兩人都沒有坐，面對面貼得很近。

粒麗：（有節操地）主任，有什麼事嗎？

一顆：（鞠躬哈腰）你在備課啊？呵呵。

粒麗：（有節操地）是啊。

一顆：（鞠躬哈腰）這麼用心。

粒麗：（有節操地）應該的，我才剛來……

一顆：（鞠躬哈腰）是這樣的，你才剛來，可能不知道，我們學校除了教學品質之外，行政也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很多要交的校庫資料，學校一直在催，你在備課之餘，也要準時交出那些資料。（頓，自己加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粒麗：（有節操地）好。但是我才剛接這些課，蠻需要備課的，如果——

一顆：（鞠躬哈腰）當然，當然，我們很注重學生的受教權的，你這麼用心準備，是非常好的事。但是，但是學校要的資料一定要準時交，不然會耽誤到行政單位，我們系的評比也會有問題，所以，所以，還是要請你按時交出來。

粒麗：（有節操地）喔，好。

一顆：（鞠躬哈腰）備課是可以在家裡做的，我們都是這樣的，在辦公室實在有太多臨時的事情要處理，無法讓你備完課，所以我都是在辦公室處理完行政，回家備課，這個方法提供給你參考。

粒麗：（有節操地）喔。

一顆：（鞠躬哈腰）我等等傳給你一個檔案，那個檔案是剛剛教務處傳給我的，今天下班以前要交，就麻煩你了。

粒麗：（有節操地）但是我下午有四節課，可能要等——

一顆：（鞠躬哈腰）這樣啊，那這次我來弄好了，沒關係，要趕快交給教務處，那之後的就要多多麻煩你了，因為畢竟這是你的業務，之後就麻煩你了喔！

粒麗：（有節操地）喔，好。

一顆做出離開的樣子，他們又左右挪移了一會兒，然後一直卡住。粒麗做出貼牆貌，狀態有點滑稽，她像想起了什麼又立刻挺直脊梁，一顆則一邊鞠躬哈腰一邊走出去，並做了一個被門敲到鼻子的動作。

一顆和粒麗兩人脫離角色的狀態，狐疑地看著大弘。

粒麗：是這樣嗎？

大弘：可以。

一顆：真假？

大弘：差不多，還要再調整細節，但這樣還可以。

雪妮：你們主任是這樣的？天哪，那你根本很有辦法對付好嗎？

大弘：就說這不是我們主任了，這是虛構的人物。

雪妮：不管啦，你真的有很多方法可以對付，我剛剛瞬間產生很多靈感。

葵安：什麼什麼，我也要聽。

大弘：我們認真排戲好嗎？

回回：沒……沒關係，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也很重要。對你很重要。

雪妮：你可以角色扮演。

大弘：什麼？

一顆：靠，我出去抽菸了。

一顆離開。

蔡安：怎樣角色扮演？

大弘：是要演哪齣啦？

雪妮：沒有特定哪一齣，看不同的情境你就演不同的角色。比方說，他們叫你加班，你就演一個得了胃潰瘍的人，必須要準時回家吃自己做的健康晚餐，不然會痛到在地上打滾。或是，啊，對，或是他們罵你的時候，你就放空，空到空洞的那種。

蔡安：好耶！

粒麗：好像不錯，可以試試。

大弘：怎樣試？

雪妮：就即興啊。（對著回回）導演，快給我們指令。

回回：喔喔喔，好。嗯……who 就是大弘、主任，where 是……大弘房間，when 是半夜，what 是主任半夜打電話來要大弘趕出一個行政報告，第二天一早要交。

蔡安：那我要演主任。

大弘：我不要，我不會演我自己。

雪妮：就是不要你演你自己，你要角色扮演。

大弘：我又不會演戲。

雪妮：我教你，我是即興女王，只是演大學生演得很做作而已。

回回：小腰，你去弄個房間。

小腰立刻衝上去，蔡安和粒麗也去幫忙，在原本的辦公室旁邊用幾個 cubes 佈置出一個簡易的套房，配置和第一場的套房相同。

雪妮拉著大弘到佈置好的套房場景，把大弘推到床上去，大弘顯得很彆扭。

雪妮：你就角色扮演會夢遊的人，所以主任打電話來的時候你要正好在夢遊，講一些很奇怪的話，愈驚悚愈好。

大弘：我不會啦，不然妳來。

蔡安：不行啦，就是要你自己本人啊，我們這個又不是要排來演出的，是要幫你實戰演練的。

大弘：齣，不要啦。

雪妮跑去把大弘的手機拿來放在 cubes 堆成的床邊，此時，電話震動聲響起。大弘臉色

一沉。

雪妮：來了齣來了齣，你看看這些催逼狂魔，你還不想辦法治他們嗎？

手機繼續震動著。

回回：好，那我們正好開始。

小腰模擬電話鈴聲：「鈴—鈴—鈴—」。大弘尷尬地假裝接起自己的手機，手機在他耳邊繼續震動著。

大弘：喂？

蔡安：大弘老師，不好意思，這麼晚了還打擾你。有一個很緊急的事，要請你今晚要趕出來的，明天學校一早就要，要趕快交給教育部的，我等等就把檔案寄給你，再麻煩你看看，你看了就知道要做什麼，不用寫真的，剪貼一下，有東西就好。

蔡安在講這段話的時候，大弘臉色愈來愈難看，雪妮在旁邊一直悄聲提醒：「夢遊，你要夢遊」。

大弘：（彆扭地演著）這裡是哪裡？

手機震動聲停。

大弘：我不會啦，夢遊會講什麼啊？

雪妮：你不用考證啦，你就是講一些很詭異的話就好了，你可以的，你不是要當編劇嗎？

回回：對對對，那我們再試一遍，蔡安，你給大弘剛剛最後一句。

蔡安：我剛剛講什麼？我剛即興的耶。

雪妮：隨便。

蔡安：大弘老師，那就麻煩你趕快趕出來，希望明天一早就能出來。

大弘：（彆扭而激動地演著）這裡是哪裡？你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你為什麼流那麼多血？你到底是誰？

蔡安：大弘老師，我是主任。

大弘：不，你不是人，你是鬼，你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眾人笑得東倒西歪，大弘手足無措。

粒麗：誒，我覺得演得不是很好。

雪妮：對，有點糟。

蔡安：唉唷，這個情境本來就太跳 tone 了，大弘又不是演員，給他一些比較容易進入的情境先暖身啦。

回回：對對對，那這樣，我們改一個情境。Who 改成學校的會議好了，蔡安和雪妮是那些主任主管什麼的，粒麗演其他老師，大弘還是大弘；where 就是會議室，what 就是……小腰你給個 what。

小腰：嗯……就是他們逼你要招生，這次一定要招到一百個人以上。

大弘：一百個人有點太多，太不真實。

小腰：那……二十個？

大弘：差不多。

回回：好，那就開始。雪妮妳給大弘一個設定。

此時，小腰衝上去把原本狹窄的辦公室空間拉開，並增加了幾張椅子，改成會議室的樣子。

雪妮：就一開始說的，看你要選胃潰瘍還是放空？

蔡安：我覺得放空比較好，對大弘比較容易。

雪妮：好，那就放空。

回回：好，請走。

蔡安、雪妮、粒麗悄聲討論幾句之後進入會議室空間。雪妮、蔡安站著，粒麗坐到椅子上，大弘也坐到椅子上。

雪妮：各位老師，我們今天召開這個會議，是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想必你們也心裡有數，就是招生。招生是我們的首要業務，沒有什麼事情比招生還要重要的，請各位老師務必把招生擺在第一位，請記住，如果我們招不到足夠的學生，或是你個人招不到足夠的學生，你的飯碗很可能就不保，我們都希望這樣的狀況不要發生。

大弘：靠，妳好真實。妳在學校待過？

雪妮：都聽你講了快一年了，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

回回：那個，先不要跳出來評論啦，繼續繼續。

蔡安：是的，招生是我們一致的目標，大家要共同努力，我們是個 team！

粒麗：了解！院長，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雪妮：謝謝粒麗老師。粒麗老師的招生能力我們都是有目共睹的，去年她拉進來的學生是整個學院比例最高的，這就是一個團隊裡的最佳典範。

蔡安：那麼，請問粒麗老師妳今年預計可以招幾個？

粒麗：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 50 個，現在我已經跟很多學生打電話還有加 line 了，有幾個認識的高中主任和老師，我會再跟他們要名單繼續聯絡。

雪妮：非常好，像粒麗老師這樣的，才是我們最需要的人才，希望各位同仁可以多跟粒

麗老師學習、一起努力。

蔡安：那麼，請問大弘老師你預計招幾個？

大弘翻了一個白眼後不講話。

雪妮：大弘你不可以翻白眼。

大弘：（怒氣上來）我連情緒都不可以有？

雪妮：我是說你演放空的時候不要翻白眼，我剛剛不是主任啦。

大弘：喔。

雪妮：你要放空，而且不是只有發呆，是空到空洞，像掉進黑洞那樣。

粒麗：掉進黑洞是什麼感覺？

雪妮：那是一種譬喻。

粒麗：我知道，我只是很好奇掉進黑洞是什麼感覺，我們都沒有掉進黑洞過，可是我們都好像有過那樣的感覺。

蔡安：好哲學喔。

回回：那個，你們不要再討論了，要不要直接來試一下？

眾人重新進入到表演狀態。

蔡安：大弘老師，請問你預計招幾個學生？

大弘放空。

蔡安：大弘老師？

雪妮：（抽離）對，大弘你這個狀態很好，繼續，然後你眼睛要失焦，嘴巴微微打開。

大弘照著雪妮說的做出微調。

蔡安：大弘老師？大弘老師？

蔡安走到大弘面前，在他眼前揮了揮手。

粒麗：（推了推大弘的肩膀）大弘老師？

雪妮：（大聲喝斥）大弘老師！

大弘持續放空了幾秒，突然笑了出來，然後笑得不可遏抑。

大弘：我不行了啦。

雪妮：你要 hold 住。

大弘：我真的不行，這樣太荒謬了，怎麼 hold 得住？

蔡安：唉唷，這整件事本來就很荒謬啊。

粒麗：沒錯，所以你要用荒謬的方式去看待它，不然只會氣死你自己。

大弘：可是，剛剛那樣……

雪妮：我覺得很好。

大弘：要是真的在那個現場，我根本不可能做得出來。

雪妮：他們都做得出來了，你有什麼好做不出來的？

粒麗：是啊，不然像你那樣一直跟他們爭執、妥協還磨合什麼的，有用嗎？

大弘：你們講得輕鬆，不要鬧了，少在那邊旁觀他人之痛苦。

雪妮：只要你真的去做，這就不是在鬧，就會成為真實。看你敢不敢而已。

停頓。

回回：我覺得，不然你們幾個演給他看，示範一下，一下子要大弘直接演也太難了，還即興，他是導演，又不是學表演的。

蔡安：好啊！（對雪妮）那即興女王妳來演大弘。

雪妮：ok 啊。

大弘走到旁邊看著。

回回：那這次的 where 改在戶外好了，剛上完課回系館的路上，who 就是主任和大弘。

大弘：等等，不如這樣，來個真實一點的，和評鑑委員在會談室。

回回：那是什麼？

大弘：就是委員來評鑑的時候都會個別跟老師約談，說是要了解系上運作的真實狀況，作為評鑑的依據，但實際上誰敢講真話？

粒麗：哈，比形式主義還形式。

大弘：突破形式主義直達形式的核心。（頓）你們就演在會談室裡面，然後要想辦法迂迴地暗示委員真實的狀況。

雪妮：那你要給我一些詳細的資訊。

大弘拉著雪妮窸窣窸窣講著話。

回回：那 where 就用剛剛的會議室，who 是評鑑委員跟大弘，what 就是剛剛大弘說的，個別約談，然後雪妮要想辦法暗示評鑑委員。

粒麗、蔡安入座，開始低聲討論，雪妮跟大弘說完話也隨即入座。

雪妮：等一下，有沒有佛珠還是類似佛珠的東西？

小腰：好像沒有耶，要找一下。

雪妮：那……手鍊還是手錶也可以？

小腰把他手上的手錶脫下來給雪妮，雪妮接過來拿在手上。此時，一顆回來，停在門邊，看著他們。

回回：ok 齣？好，請走。

蔡安：耿大弘老師您好。

雪妮閉著眼，緩緩點點頭。

粒麗：是這樣的，我們想要請教妳幾個問題，以便我們了解系上的狀況。

雪妮緩緩點點頭，然後睜開眼睛。

雪妮：請問兩位施主要問我什麼問題？

蔡安：我們是評鑑委員，不是施主。

雪妮：我知道，但凡眾生皆是來渡我的。你們是，學生是，學校那些人也是。

粒麗：學校哪些人？

雪妮：不可說，不可說。（拿起手錶開始數念珠）

蔡安：耿老師，我們是來評鑑的，我們的問題您必須要回答。

雪妮：你們問吧，我絕不打誑語。

粒麗：請問您在這裡教書幾年了？

雪妮：幾十年了。

大弘：我才去一年。

粒麗：資料上說您在這裡才一年。

雪妮：我在這裡的每一日都如同一年。

蔡安：請不要使用譬喻或象徵，我們需要真實的數據和內容。

雪妮：那麼，依照世俗的概念，我在這裡是一年。

粒麗：我看您的專長是導演，但是授課課程除了這些之外，還有藝術欣賞，這也還算相關領域，但是您也教大一英文，還教了不少門，請問是怎麼回事？

雪妮：我大學曾經輔系英文，回首前塵，雖然恍若隔世，但我記憶依然清晰，想必學校也認為我能以此渡化眾生——學生。

粒麗：我看您這學期總共教了二十四個學分——

大弘：是十六個。

粒麗：這樣負擔不會太重嗎？

雪妮：施主，二十四個學分很少了，我本來應該要教三十個學分的，學校佛心，刻意減

少了我的負擔，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專心做行政，喔，是教學。為此我相當感恩，日夜祝禱，希望佛祖保佑學校。

蔡安：那您有足夠的時間備課嗎？

雪妮：只要有心，時時都可以備課。當我右手打著招生電話時，我的左手拿著課本；當我的右手填著統計表格時，我的左手拿著課本——

蔡安：（笑）但是妳現在右手拿著佛珠，左手就沒有拿著課本。

雪妮看著自己的左手，看著看著一副悲從中來的樣子，然後用左手掩面痛哭。

粒麗：耿老師，您為什麼哭了？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雪妮哭著哭著開始咳了起來，一陣狂咳，她抬起頭來看著自己的左手。

雪妮：（平靜地）血。

蔡安和粒麗驚訝地站起。

蔡安：耿老師妳……妳怎麼了？

雪妮：沒事，今天第一次，算好的，因為你們。

粒麗：我們？

雪妮：因為你們要來，這裡窗明几淨，不乾淨的都不會被看到，我吐的血就比較少了。

蔡安：所以妳每天都吐血？有看醫生嗎？

雪妮：我有吃濟公賜給我的藥丸。

蔡安和粒麗一邊演面面相覷一邊忍俊不住。

粒麗：耿老師，妳很虔誠。

雪妮：人，總是要找到自己的信仰。我們這裡的每個人，都有他的信仰，有人相信佛祖、有人相信耶穌、有人相信達賴喇嘛、有人相信瑪利亞、有人相信金錢、有人相信權力。

蔡安：妳剛剛是說金錢和權力？

雪妮：我剛剛說的是教派。

蔡安：那您信的是佛教還道教？

雪妮：我信的是教育。

蔡安：啊？

雪妮：阿彌陀佛。

粒麗：這樣吧，最後想請問您對系上的觀察，有沒有什麼要提出建議和改善的？您敘述的內容不會被外洩，請盡量說明。

雪妮：（閉上眼睛，開始專心用手錶數念珠）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眾人大笑，歡呼鼓掌，大弘也笑得很開心。

大弘：這個會不會太假、太 over 了。

回回：我相信是有可能的耶，生活往往比戲劇還要更 dramatic。

大弘：有有有，我跟你們說，之前有一天我去開會，就是那些無聊的會議，我去負責簽名的那種。內容是什麼我根本沒在聽，我在打瞌睡，畢竟我很累，我總是很累。然後，不知道過了多久，有一群人開了門進來，就坐在我旁邊，我迷迷糊糊抬頭一看，整個被嚇到，那些臉，怎麼可以生得那麼猙獰，有滿臉橫肉的、有眼歪嘴斜的，有各種長的、寬的、方的、扁的，各種形狀，像土丘上的狼，像壕溝裡的豬、像低空盤旋的禿鷹，活生生出現在我的眼前。然後他們是人。應該是吧。就在我還在懷疑的時候，他們開始發言，有一隻土狼張開他的尖嘴，說著我好像聽得懂又不是聽得很懂的語言；有一隻豪豬接著也張開他的嘴，一邊講話一邊發出豬叫聲，導致我完全無法辨識他說的任何一句話；其他的土狼和豪豬跟著附和，發出了嘍嘍嘍或是嗷嗷嗷的叫聲。我看著看著感到愈來愈興奮，我想是上天在賜予我什麼靈感吧，或至少是什麼啟示，如果我此時此刻寫個什麼獨白，應該會是很棒的獨白。我要趕緊醒來，記下這些，不然靈感這種東西，總是稍縱即逝的。我試著叫醒自己、捏自己的肉、用筆戳自己的手，都沒有動靜，我沒有醒過來，然後我又用力踩地板，也沒什麼動靜，最後我只好猛烈地敲桌子，想辦法跳起來，最後我終於成功地跳起來了，卻赫然發現眼前那些豪豬、土狼和禿鷹都在瞪著我看，他們眼中的驚詫非常非常真實，我還看見了另一些人的眼神，他們當時看著我的眼神就像他們平常看著我一樣，充滿憐憫、慈悲與無能為力。也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自己一直都醒著，在那些土狼豪豬禿鷹進來的時候，我就已經清醒了。那一瞬間，空氣凝結了很久，他們說不出話來，我也完全說不出話來，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他們，我一直醒著。

停頓。

粒麗：（鼓掌）你剛剛講的那段，根本就是獨白了啊，你應該寫進劇本裡面的。

大弘：但是——

雪妮：不要但是了，就寫進去，我們剛剛即興的那些也寫進去。

粒麗：不行啦，那是要給他在現實生活裡用的。

大弘：怎麼可能，就太假、太 over 了。

雪妮：哪會，真的有這種人存在。

大弘：我知道，可是從什麼夢遊的到那個宗教狂熱的，一個角色可以有這麼多不同面向的嗎？

粒麗：通常角色不能這樣寫，但是人是這樣的沒錯。

回回：不然你現在就設定其中一個角色，下週回去就變成那個角色。

大弘：拜託，我就不是演員，我不會演戲。

雪妮：你以為，就是要不懂演戲，才能夠欺騙別人。

蔡安：你在說什麼？

雪妮：你不懂啦，有一天你就會懂的。

大弘：你們到底要不要排我的劇本？感覺剛剛那些你們排得比較爽。

回回：對對對，嚴肅嚴肅，我們趕快回來排劇本。

一顆走回場上，大弘看著他。

一顆：要從哪裡開始？

回回：我們剛剛排到哪裡？

小腰拿起劇本指給回回看。

回回：喔喔，那我們來排第四場。

眾人看劇本。

蔡安：是學生耶，你不是說我們演學生都不像。

大弘：沒有關係啦，就是讀劇而已，之後要排的時候再田調，先讀劇就可以了吧。

回回：不不不，我想到我們可以用偶。

大弘：偶？

回回：蔡安你不是有在操偶？我剛剛突然想到，凡是跟學生有關的，都可以用偶來演。

蔡安：好耶！我有帶。

大弘：那我呢？……我是說那老師呢？

回回：老師還是真人，就是粒麗。我是想說這樣拉開其他人和學生的對比，偶是不真實的，但是某種程度來說反而更真實。

粒麗：蠻不錯的，你很有想法的，加油。

回回頗受鼓舞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蔡安：小腰也會，下午才跟他一起上課，小腰可以一起來幫忙操偶。

小腰：我嗎？

回回：好，小腰你去，你跟蔡安兩個就操所有的學生偶。

小腰：那排助……

一顆：反正沒我的戲，我來吧。

小腰：謝謝，謝謝！要幾個偶？

回回：你們有帶幾個就先上幾個好了。

小腰和蔡安跑到角落的大袋子裡拿出四個偶出來。一顆拿著劇本直接上場簡單用幾個 cubes 和椅子佈置出教室的樣子，同第一場的教室擺置，粒麗也上前幫忙。小腰和蔡安將偶放到椅子上，將劇本放在課桌上。

回回：ok，好了嗎？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一顆：你其實可以直接說開始。

回回：呃，好……開始！

小腰和蔡安把偶擺放成睡得東倒西歪的樣態。

粒麗：（走到 cubes 堆成的講台處）上課囉！

在小腰和蔡安的操縱下，偶 1、偶 2、偶 3 醒來，偶 4 還在睡。

偶 1：老師早！

粒麗：都已經下午了耶。

偶 2：對我們來說很早嘛。

粒麗：你們也過太爽了吧。

偶 3：老師，不然你也一起睡。

粒麗：我很想，可是我進度上不完。

偶 2：老師那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粒麗：我上次不是有說了，今天要先小考——

回回：等……等一下。（指著一直攤在椅子上的偶 4）劇本裡面有很多學生角色，這個偶一直放在那邊睡，好像有點浪費。

小腰：喔，是因為劇本裡面有寫，有一個學生從頭睡到尾。

一顆：（問大弘）你非得讓一個學生從頭睡到尾？

大弘：不是我讓他從頭睡到尾，是他真的從頭睡到尾。

一顆：你確定不是你讓他從頭睡到尾？

大弘：你很靠夭耶。

回回：我想到了！沒關係，既然有一個學生從頭睡到尾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象，那就這樣好了，（左右張望之後對著雪妮）雪妮，你來趴在這邊。

雪妮：我？

一顆：我來好了。

回回：不好啦……

一顆：不會，我也有點想睡。

一顆說完就逕自走到場上去把偶 2 挪開，然後就趴下去。

回回：（有點興奮地）大弘，我可以進行二度創作嗎？就是——

一顆：（抬起頭來）你要做什麼就直接做，你是導演，就照自己想的去做。（趴下）

大弘：可以，當然。

回回：我剛看了一下，想把你裡面寫到跟學生有關的場次放在一起，我沒有要改你劇本裡面的東西，只是……就是把幾個場景融合一下，試試看比較不一樣的表現手法。

大弘：好，當然好。

回回：（對著演員）我跟你們說一下，既然有偶，我們不如來這樣做。

回回邊講邊走向演員們，圍成一圈開始說明，雪妮趕緊跑去拿排助的排練本，也加入他們的圈圈。

大弘盯著一顆，然後走向他。

大弘：誒，你睡覺的樣子很像我學生。

一顆：（抬起頭來）所以我來睡這邊。

大弘：你到底是怎樣？

一顆：什麼怎樣？

大弘：你今天怪怪的。

一顆：你也怪怪的。

大弘：我哪裡怪？

一顆：你不導戲了？

回回：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走走看。

一顆聽到回回的聲音，就直接趴下去睡，大弘頓了一下，離開。

回回：請走。

雪妮跑去控制電燈開關，她將燈關到全暗，接著開燈，燈光照亮排練場中間區域，形成一個特定的光區。

以下燈光隨著演員 / 偶的所在位置快速切換。蔡安和小腰兩人則非常忙碌地輪流操著四個偶。

粒麗：（站在 cubes 堆成的講台處）上課囉！

偶一個一個以不同的姿態醒來，一顆睡在中間。

偶 1：老師早！

粒麗：都已經下午了耶。

偶 2：對我們來說很早嘛。

粒麗：你們也過太爽了吧。

偶 3：老師，不然你也一起睡。

粒麗：我很想，可是我進度上不完。

偶 2：老師那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雪妮將燈再關一盞，剩下粒麗附近的光區。偶動作停住。

粒麗：其實我每次都很害怕他們問我要上什麼。我總是沒有辦法好好備課，所以只能上個大概，有的時候差強人意，有的時候很糟，有的時候好像還不錯，但是，我從來沒有不覺得心虛的，從來都沒有。

教室區燈光亮。

粒麗：我上次不是有說了，今天要先小考。

偶們：嘎！

燈光切換至粒麗附近的光區。

粒麗：如果不是因為我是老師，他們會鳥我嗎？那些從來不抬起頭來上課的、那些抬起頭來但是靈魂出竅的，那些努力聽課的，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那樣，還是是因為我？

教室區燈光亮。

偶 1：老師下次啦！

偶 2：我們這週真的忙慘了啦！

燈光切換至粒麗附近的光區。

粒麗：我只能利用老師的特權，說著連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話，發號連我自己都覺得厭惡的命令。

教室區燈光亮。

粒麗：不要再討價還價了，我上週就說過了，這週我一定要考試。

偶們沉默，有的低頭、有的不悅。

燈光切換至粒麗附近的光區。

粒麗：但是無論上課狀況如何，下課後他們還是會來找我聊天。有的時候他們會來說他們難過的事。

粒麗走下講台，其他的偶靜止，偶3跟著她，從教室區走到空的空間區。

偶3：老師，你有時間嗎？我想跟你聊聊，我最近好痛苦，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粒麗：你跟他提的嗎？

偶3：不知道算誰提的，反正我們就是分手了。

粒麗：你很想挽回他嗎？

偶3：我不要！

粒麗：不要的話，你就是打算跟他分手了？

偶3：對，我要跟他分手！

粒麗：那就盡情難過，難過完就不要再想了。

偶3：那他為什麼不來找我復合？

偶3大哭。

粒麗：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們的時候，

偶3抱住粒麗。

粒麗：只能讓他們在我面前好好地哭。

偶3抹著眼淚離開。

粒麗：有的時候他們會來找我說開心的事，其實我開心不起來，但是我會跟他們笑得一樣大聲，讓他們知道至少我是為他們的開心而開心。

粒麗轉身繼續走向辦公室，辦公室的燈區亮。

粒麗：有一次他們幫我慶生。

偶1、2、4出現，繞著粒麗唱生日快樂歌。粒麗做出吹蠟燭許願的動作。

粒麗：我很感動，但是我依然開心不起來，我假裝很開心，然後我把其中一個心願許給他們。

偶 1、2、4 動作停止。教室燈區稍亮，偶 3 換成另一種姿態，在教室相距辦公室的最遠端和粒麗遙遙對峙。

粒麗：當然，也有那種我無論如何都接近不了的學生，他既不告訴我他難過的事、開心的事，連他對我的不滿或是對任何事的不滿都一句話不說。有一次，我在一個通識課上和一個學生起了衝突，我講課，他在玩手遊，和玩家對話的聲音跟我講課的聲音一樣大。我請他停止，他完全不理我，我乾脆不上課了，把麥克風關掉，盯著他看，看了十分鐘，全班的人都看著我在看著他。整整十分鐘。那十分鐘，是我在這個地方教書以來最平靜的十分鐘。

四個偶開始跳起舞。

粒麗：然後我慢慢才發現，有些學生，我是無法進入他的世界的。有些人有家庭的問題，有些人有心理的問題，有些人有的是生理和身體的問題，那些是從前不曾出現在我的世界裡的，所以我也不應該隨便就一腳踏進他的世界。而那些能讓我走進他世界的，我會——

手機 Line 的提示聲連續響起，打斷了粒麗的話，眾人從排練狀態中抽離出來。大弘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手機，看了一眼，嫌惡地把手機關掉。

大弘：抱歉！

回回：剛剛那樣，還可以嗎？

一顆：（從桌上起來）你說可以就可以。

大弘：很……很好啊。

回回：真的嗎？

一顆：真的啦。

大弘：要繼續下去嗎？抱歉剛剛被我打斷了。

雪妮：又是學校齣？真的是奪命連環 call 耶，電話打不通改傳 Line。

回回：呃，其實剛剛只是試走，要排的話，偶啊、燈光啊什麼的都還要再細摳。這樣吧，我們直接……剛剛第四場、第六場、第七場都演到了，我們直接到第十場學生哀悼老師那邊。把有偶的部分都走完。

粒麗：什麼？老師死掉了？

回回：對。

粒麗：哪裡死的啊？

大弘：第九場。
粒麗：怎麼死的？
大弘：不知道。
雪妮：怎麼會不知道，不是你寫的嗎？
蔡安：你是忘了嗎？
大弘：就……劇本裡面沒有寫原因……
雪妮：什麼啦，這樣好嗎？
一顆：人家要留白，這樣才有美感，你們不要逼他。
回回：（指著空的空間區）就在這一區演。
雪妮：要燈嗎？
回回：要……要。

雪妮控燈，把燈關到只剩下照明空的空間區。蔡安和小腰把所有的偶拿到空的空間區預備。

以下排練，同一個偶藉由身體姿態和聲音轉換可以代表不同的學生，各台詞不特定由哪一個偶講出來。

偶們呈現一片哀淒，聲音此起彼落。

偶：怎麼會這樣——
偶：太扯了啦——
偶：老師前幾天才跟我聊天的——
偶：誒你們有人知道老師是為什麼那個的嗎？
偶：聽說是那天晚上坐公車回家坐錯車，然後迷路，然後就掉進山谷裡。

偶們擦了擦眼淚，開始進入熱烈的討論。

偶：沒有，我怎麼聽說是自殺？
偶：老師幹嘛自殺？我看他平常都很開心的樣子啊。
偶：說不定他只是裝得很開心的樣子，我也常常這樣。
偶：會不會是被人家謀殺的啊？
偶：有可能。
偶：真的嗎？怎麼說？
偶：是誰是誰？我去幹掉他！
偶：知道是誰就好了，現在就是不知道是誰。
偶1：我還是覺得可能是自殺……
偶：或是他殺偽裝成自殺的樣子？
偶：（對偶1）為什麼你說可能是自殺？
偶1：那天我跟小右去找老師，我說我想休學，（對著偶2）小右你還記得嗎？

偶 2：嗯嗯。

偶 1：我跟老師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我現在一來學校就很痛苦，我本來以為老師會勸我要多考慮、要為未來打算什麼的——

偶 2：有，我記得，我在旁邊，我還記得老師跟他說，（扮演老師，重現當時情境，對著偶 1 說）如果你真的很痛苦，就休學吧。

偶 1：（對著偶 2）老師……

偶 2：你想清楚就好，想不清楚也沒關係，誰能確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清楚了呢？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我也很想離開。

偶 1：老師妳想去哪裡？

偶 2：我不知道我想去哪裡，我只是想離開。（頓）那你休學之後想做什麼嗎？

偶 1：我想先努力打工存錢，存到一筆錢之後，開一個店賣小飾品，我一直都有在做小飾品，我也想好了，一開始一定開不了固定的店面，太貴了，我可以弄個小箱子，一邊做飾品一邊賣，邊走邊賣，這樣還可以去很多地方。

偶 2：真好。你們有聽過吹糖人嗎？

偶 1：那是什麼？

偶 2：沒什麼，你剛剛形容的讓我想起吹糖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著吹糖人把一塊什麼都不是的糖變成各式各樣的造型，覺得很神奇、很美好。但是他們吹的糖我都不敢吃，怕裡面沾滿口水。

偶 1：那是什麼？

偶 2：沒什麼。

偶 1：老師妳也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們一起加油。

偶 2：（搖搖頭之後又點點頭）好。

偶：你這樣講不通啊，那她就走就好了，幹嘛自殺？

偶 2：他說他不知道簽了什麼約不能走，不然會賠錢還什麼的。

偶：那就賠啊，老師一個月薪水那麼多。

偶：還是有人要謀財害命啊？

偶：有可能喔！

偶：（問偶 2）老師還有沒有說什麼？說不定可以找出什麼蛛絲馬跡。

偶 2：（搔搔頭）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了……喔，有，她說如果她走了之後，有機會還是會回來看我們的。

偶 2 語畢，幾個偶一陣沉默、面面相覷，燈暗。

雪妮把燈打開。

粒麗：我覺得用偶處理蠻好的耶。

雪妮：那到底老師是怎麼死的啊？

一顆：就說了她不想說那麼明白，留個懸念。

雪妮：那第二場的獨白又那麼直接，這樣風格是否有點斷裂？

停頓。

粒麗：對啊，大弘，那個第二場，是不是要改一下，還是……也是用偶來演？

大弘：不要，那個一定是人演。

回回：對對對，我也覺得學生用偶演就好了，編排上才有意義。

粒麗：那台詞你還會改嗎？

大弘：那就是我想說的話。

一顆：不然你會怎麼導？

大弘看著一顆，停頓了一陣子。

大弘：回回，不然第二場獨白借我排一下。

回回：好啊好啊。

他：好，那現在我們直接排。粒麗妳上去。

粒麗拿著劇本站起，站在排練場中央。

大弘：等等妳開始的時候，一開始是懊惱的，到後面要愈來愈憤怒。好，請走。

粒麗：（懊惱地）我常常在想，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如果我那一天，沒有在大便的時候滑手機看到那一則徵人訊息，如果我去面試的那天出個什麼小車禍，如果我一發覺不對勁就說不好意思我不幹了，如果……如果有任何一個如果成真，我現在就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你根本可以說我是行政人員，是業務員，或是打雜的，總之就是跟教師沾不上邊。沒有人在意——

大弘：妳在「我現在就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那句就要開始慢慢憤怒了，不能一直都困惑，要開始堆疊。

粒麗：（頓）如果……如果有任何一個如果成真，（微愠）我現在就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你根本可以說我是行政人員，是業務員，或是打雜的，總之就是跟教師沾不上邊。沒有人在意我的教學品質和內容。神奇的是，他們覺得我不需要備課，每個在這邊的人都不需要備課。一提備課，就會遭受到異樣的眼光。他們每天咄咄逼人的，是學校哪些資料還沒有交，那些資料真是見鬼的根本就是堆到垃圾資料庫裏面將來給教育部看爽的；還有就是……（停下來）

大弘：怎麼停了？Anyway，妳太不夠憤怒了，能量有點散，太輕鬆了，妳要想著，對這個角色來說，這是他非常非常深沉又無路可出的憤怒。

粒麗：（深吸一口氣，勉力地憤怒著）還有就是逼我哪些評鑑資料要趕緊準備，所謂準備就是要營造出完美的假象，不然真實的哪能看；還有就是逼我要隨時回覆家長各種瑣碎的要求，他們竟然說得出口說面對家長我們就是服務業。還有就是逼我要隨時回覆家長各種瑣碎的要求，他們竟然說得出口說面對家長我們就是服務業。

還有逼我招生，我要——

大弘：停一下，這樣還是不夠，妳這樣好像他只是在抱怨，這不是抱怨而已，這是他很深沉的吶喊，對，吶喊，妳要把他當成吶喊……

粒麗：（真的憤怒）我沒有辦法。

停頓。

大弘：你可以的，你是演員耶。

一顆：他沒有辦法。

大弘：我不是在跟你說話。

粒麗：這段獨白太直接了，就這樣直接把你想說的話直接寫上去而已，沒有任何轉化，沒有……沒有修飾，什麼都沒有。

大弘：對，什麼都沒有，只有真實。

一顆：真實？這是劇本，又不是新聞，我們是要搞一齣戲，不是拍紀錄片。你要真實，美感呢？美感在哪裡？

大弘：美感？如果你面對的現實就是這麼醜陋，你告訴我，要怎樣的美感才能說得清楚？

一顆：那是你不會寫劇本。

長長的停頓。

一顆：我不懂，你為什麼要放棄導戲，去寫劇本。對，你是沒導出什麼名堂來，但是為什麼要放棄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你不喜歡也不擅長的事情，你這是在報復誰？當初說好要一起做的事，現在呢？（揚起手中的劇本）是個屁。

一顆將劇本留在地板上，拿起自己的東西，離開。

停頓。

粒麗追出去。

雪妮：這是創作，不是發洩。

停頓。

大弘：如果現實就是這樣殘酷，你們到底還要怎麼樣的美感？

長長的停頓。

回回默默站起，開始把場上的 cubes 收起來，小腰、蔡安、雪妮也開始收拾和整理排練場。大弘呆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手機震動聲又響起。他瞪著手機，瞪了一會兒，接起。以下只聽得清楚大弘講話的內容，對方的聲音從手機傳來，內容不一定辨聽得出來。

大弘：喂——我剛剛在排戲，現在才有時間接電話——我不知道他媽媽有沒有打來，我才剛排完——我等等回——（把手機拿遠，手機傳來對方急切的聲音。他深吸一口氣，把手機放回耳邊，大聲地）我現在就回！

大弘把手機切斷後忿忿地再撥一通電話。同樣地，以下只聽得清楚大弘講話的內容，對方的聲音從手機傳來，內容不一定辨聽得出來。

大弘：喂，是陳媽媽嗎？——我是陳宜亨的導師——他去哪裡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經是成年人了，可以為他自己的行為——但是你也才找不到他一個晚上——我是他的導師，不是他的裸母！也不是你的！

大弘把手機掛斷。靜默一陣子。撥電話，對方沒有接。大弘放下手機，望著後方已經收拾得差不多的排練場發呆。此時，手機響起，大弘看了一眼接起。

大弘：喂，宜亨，你媽一直在找你，你在哪裡？——什麼！你在哪裡？——你不要離開，我現在就過去，等我！

大弘急匆匆拿起包包衝出去。眾人看著他，不知所措。
燈暗。

第三場

空台。

大弘急匆匆上。他撥打電話，四處張望，電話接通。

大弘：宜亨，我到附近了。你在哪裡？——你再說清楚一點——什麼——你這樣說我沒辦法找到你，你附近看得到什麼？——這……這樣我真的找不到你，不然你用手機定位，然後跟我說——回去？我怎麼可能丟下你在這邊自己回去啊——（很長一段時間不說話，聽著手機裡的聲音，隨著手機裡的聲音出現了情緒波動，然後說）宜亨，我可以體會你的感受，我也經歷過你們這樣的時期，很迷惘，很生氣，發生任何事情都像是快要過不去了，真心想死。那種想死是真心的，我知道。可是其實這些事都是可以解決的——我沒有說是小事，我知道你媽那樣、你家那樣你很痛苦，我不是說那是小事，我是說那是可以解決的——好，你要說我說那是小事也可以，對，那就是小事！不是因為它真的小，是因為你們年輕，所以多大

的事都可以變成小事，小到有一天你再回頭看，簡直會覺得你自己他媽的蠢斃了，也幸福斃了。——你不幸福？光是你這麼年輕，為了一堆狗屁倒灶的事煩惱，就是幸福，然後你還不知道。（頓，激動地）真他媽的夠了，我每天聽你們說煩惱這個煩惱那個，男朋友跑了、賺的錢不夠用、還有什麼小狗死掉，對，我發揮同理心，我耐心聆聽，我充滿愛心，可是事實上，你知道我有多羨慕你們嗎？我根本是嫉妒，超級嫉妒。你很憤怒、很傷心，為了那些你覺得天大的事，可是我比你更憤怒更傷心，為了沒有什麼事，為了什麼事都沒有。我沒有辦法像你們一樣，摔東西、罵髒話、大哭大叫然後跑到山上去要死要活的解決我的憤怒我的傷心，我只能照常吃飯、大便、睡覺來解決我的憤怒和傷心，因為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我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了……（啜泣）你一定要回來，你們是我在這裡唯一的依靠，雖然你們一直蹺課，講什麼都聽不懂，動不動就一副很熱情的樣子然後又馬上變臉轉身就跑走，可是你們是我在這裡唯一的依靠，因為你們笑就是在笑，哭就是在哭，白目就是白目，因為你們不是他們，你們也不是我，你們還可以……還可以……

大弘哭到不能自己，手機傳來聽不清楚內容的聲音，大弘依然哭著，突然之間，大弘像是察覺到什麼，抬起頭來，四周開始出現狼嚎、豪豬的叫聲、禿鷹的嘯叫，愈來愈大聲。大弘驚恐地望著四周，四周依然是一片空蕩蕩，但狼嚎、豬叫、鷹嘯愈來愈逼近，大弘慌張地要逃卻逃不了，他像是被什麼團團包圍和攻擊，他抱住頭屈下身去，發出哀號。燈暗。

第四場

舞台上全暗。微弱的蛙鳴聲斷斷續續地叫著，接著光開始忽明忽暗，間續地照亮了場上，可以看得出來是大弘正拿著手電筒在試開關，場景是第一場的套房，地上撒滿了橘子皮和籽，牆角原本裝橘子的箱子內空無一物。

大弘停止了手上的動作，但手電筒依然閃爍，和蛙鳴形成某種呼應。

大弘：他死了。他可能是死了。（頓）學生做筆錄的時候說，老師聽起來很憤怒很傷心，講了很多他聽不太懂的話，他很害怕老師會想不開，一直在電話中安撫老師，可是老師好像沒有在聽，他又沒有辦法知道老師的位置，他叫老師用手機定位，但是老師只有跟他說叫他回去，後來不管他說什麼老師就一直哭自己的，最後就沒有回應了。（頓）救不了老師，他很難過。

大弘拉起了行李箱，拿著閃爍的手電筒，走出了套房，閃爍的燈光隨著他離去的步伐愈來愈微弱，蛙鳴愈來愈大聲，最後場上全暗。蛙鳴極大聲。

